

# 東北風雲錄

(十六)

張學良、張作霖傳奇

● 陳嘉驥

## 搞復辟忽略張作霖

民國六年七月一日，張勳在北京發動復辟，擁溥儀再任滿清皇帝，旋即失敗，其主要原因有三：(1)忽略了徐世昌這個人——徐世昌為袁世凱好友，其地位僅次於袁世凱在當時軍政界均有很大號召力。徐世昌並不反對帝制，而是嫌宣統僅(張勳)發表他任弼德院院長；弼德院地位崇高但無實權，他心裏想的是當議政王。議政王總攬朝政，如果徐世昌當了議政王，出面安排一切，北洋軍人固然大多服帖，就是舊清王公大臣也沒有什麼話好講。

(2)段祺瑞出路沒有安排——段祺瑞為袁世凱手下龍虎狗三大將之一，段祺瑞這頭虎，實際上比稱為龍的王子珍要強項的多，也比稱為狗的馮國璋要有魄力，並且敢做敢當。辛亥革命後，袁世凱授意段祺瑞領銜通電，要求變更國體，建立共和政體。段祺瑞平生最得意的幾句話就是：「束髮從戎，三造共和」領銜通電便是造共和。宣統在張勳復辟後，發表了張勳、王子珍、陳寶琛、梁敦彥、劉廷琛、袁大化、張鎮芳七人為議政

大臣，這七個人都可以說是昔年的軍機大臣，也就是相國(清朝並無相國職位)。另外張勳還兼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成為名副其實的相國。這讓身為北洋軍人首腦的段祺瑞如何嚇得下這口氣，因為張勳在段祺瑞眼裏根本不成氣候；同時段祺瑞領銜締造共和政體，雖然皆知是袁世凱授意，但如清朝復辟成功，秋後算帳，段祺瑞將首當其衝，這時不給段祺瑞一個妥當安排，他當然要出兵反對的。

(3)張作霖不滿意巡撫職位——張勳擁溥儀復辟後，分別授各省督軍為總督、巡撫、或者是都統。張作霖希望的是東三省總督，他眼看張勳不但是議政大臣，還是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心中當然不服，他雖然沒有像段祺瑞那樣憤而在馬廐誓師申討張勳，對帝制當然也就提不起勁來竭誠擁戴了。

其實徐世昌對帝制頗有擁戴之心，段祺瑞也不堅決反對，他們反對的是張勳這個人的獨占鰲頭，與陳寶琛的思慮欠周，對他們的安排不妥或忽略。因為當時溥儀不過是十歲多的一個小孩子，甚麼也不懂，一切安排大半是由陳寶琛與張勳

出的主意，這當然是清朝氣數已盡，像張作霖這種忠於清朝的人都沒有安排好，那不是天數嗎？至於當時身為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的堅決反對復辟，這是理所當然，但是黎元洪無兵無勇，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關鍵就在徐世昌、段祺瑞兩人的行動，張作霖如在段祺瑞討逆軍抵達北京前，張作霖自關外來個與兵勤王，或者可以扭轉「乾坤」的。

## 軍分兩系國無寧日

段祺瑞的討逆軍打到豐台、通州的北京近郊後，慌作一團的復辟羣，張勳、王子珍、陳寶琛等這時才想起張作霖這張王牌，企圖作最後的掙扎。陳寶琛草擬了一道上諭，授張作霖為東三省總督，命他火速進京勤王；這個上諭寫好了，在用「御寶」時才發現，印盒的鑰匙在溥儀父親載灃那裏。為了趕時間陳寶琛當機立斷，把印盒上的鎖頭砸開，拿出御寶「法天立道」在上諭上用了印，交給張海鵬飛馳關外交給張作霖。清朝確是天數已盡，張海鵬一出北京城，就被段祺瑞的討逆軍截住，當然張作霖根本不知有這道上諭，

也就師出無名，因此段祺瑞完成了他的「三造共和」，復出就任國務總理。

在袁世凱病逝黎元洪以副總統接任總統時，段祺瑞這頭虎不願當閒着無事的副總統，出任了大權在握的國務總理，由馮國璋這頭狗當了副總統。現在張勳復辟把總統黎元洪趕走，跑到日本使館避難，共和國不可一日無總統，因此馮國璋通電代理大總統，段祺瑞再造共和，黎元洪無法復位，馮國璋扶正當了大總統。這時身為老虎的段總理當然不會把馮總統看到眼裏，演變的結果，北洋軍分裂成爲直皖兩系。皖系領袖就是段祺瑞，大將有徐樹錚、倪嗣沖、張懷芝等人，直系以馮國璋爲領袖，大將有曹錕、吳佩孚等人，自此國無寧日矣！

### 段祺瑞成虎落平陽

第二次直奉戰爭，馮玉祥自古北口回師北京，完成他的「首都命革」，推翻曹錕與吳佩孚的直系政府後；馮玉祥一不作二不休，索與革命就革到底，把驟在紫禁城內，仍然「稱孤道寡」的小皇帝趕出皇宮。溥儀被趕出皇宮後，首先跑到父親載灃家裏，繼而驟到東交民巷使館區藏在日本使館內，嗣又化裝乘火車到了天津，住進日本租界的張園內。這時的溥儀，並不甘於永遠做這種寓公生活，仍然隨時聯絡北洋軍各領袖，俟機擬再坐上中國皇帝寶座。

溥儀係於民國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時，離開北京東交民巷日本駐華使館，當晚抵達天津日本租界張彪的「張園」內。溥儀之離京是得

到段祺瑞執政的默許，因爲這時的段執政手下沒有軍隊做後盾，一切都要看馮玉祥臉色做事，連自己心腹大將徐樹錚都被馮玉祥殺了，更不用說保護溥儀，就是自己也生怕馮玉祥翻臉不認人，真是「虎落平陽」矣！

### 回京之夢灰消煙滅

溥儀在天津期間，最初幾年大半是和奉系將領聯絡，尋找機會復辟，或者能够重回紫禁城。第一個到張園的是奉系直隸督辦李景林，最常去的則是張宗昌、畢庶澄、褚玉璞，另外也見過張學良與徐源泉等人。溥儀在同憶錄中記載着說：「我在天津七年間，拉攏過一切我想拉攏的軍閥，他們都給過我或多或少的幻想。吳佩孚曾上書向我稱臣，張作霖向我磕過頭，段祺瑞主動地請我和他見過面。其中給我幻想最大的，也是我拉攏最力，爲時最長的是奉系將領們，這是張作霖向我磕頭後開始的。」

溥儀父親醇親王載灃的王府大管家張文治，一向就與奉軍將領間有來往，後來又與張宗昌換了帖，成爲把兄弟。從此由張宗昌引進了許多奉軍的將領來晉見溥儀，褚玉璞和畢庶澄也成了張園的常客。最令溥儀具有好感的人是畢庶澄，他是張宗昌部下的一名軍長兼渤海艦隊司令，曾請溥儀到軍艦上參觀。畢庶澄常說「人心思舊」，「將來唯有恢復帝制才能救中國，現在是羣龍無首，所以越來越亂。」後來畢庶澄與褚玉璞不睦，被褚趁機槍斃，使溥儀頗爲傷心。

張學良去晉見溥儀，是由清朝遺老胡若愚帶

著到了張園，這時溥儀對進謁者已不擺在紫禁城時的皇帝架子，所以張學良見溥儀時只是恭恭敬敬的鞠了一個躬，溥儀並與握手讓坐。溥儀對張學良很重視，他知道這位少帥因常去瀋陽青年會，與美國牧師很有來往，腦筋很有點親美而不大喜歡日本，張作霖很受他這位兒子影響。民國十七年張作霖拒絕與國民革命軍作殊死戰，毅然離開北京把軍隊撤回東北，就是受張學良反對內戰意見所左右。

畢庶澄死後，溥儀便把希望寄托在張宗昌身上，因爲張宗昌一再保證只要他一旦掌權，就擁溥儀重登皇帝寶座。張宗昌只要到天津，一定到張園晉見溥儀，而且都是抽足大烟後的深夜，談起來是山南海北滔滔不絕，每次總離不開大清朝必可復興這句話。

民國十五年，張作霖與吳佩孚罷戰言和聯手討伐馮玉祥，奉軍的張學良、李景林、張宗昌、褚玉璞等將領均參與是役。在南口一場激戰，把馮玉祥逐出直隸省，首先攻入南口的是張宗昌隊伍，溥儀不忘馮玉祥逼宮之仇，得此訊息極爲高興，立刻親筆給張宗昌寫了一封嘉勉的信：

字問

效坤（張宗昌字）督辦安好。

久未通訊，深爲想念，此次南口軍事業已結束，討赤之功十成八、九，將軍以十萬之衆轉戰直魯，連摧強敵，當此炎夏，艱險備嘗，堅持討逆，竟於數日內，直搗賊穴，建此偉大功業，挽中國之既危，滅共產之已成。今赤軍雖已遠颺，然根株不除，終恐爲將來之患，仍望本除惡務盡

之意，一鼓而蕩平之，中國幸甚，人民幸甚，現派索玉山贈與將軍銀瓶一對，以爲此次破南口之紀念望晒納。

漢卿（張學良）芳宸（李景林）蘊山（褚玉璞）均望致意  
丙寅七月十三日

溥儀對張宗昌之勝利而心花怒放，認爲張宗昌對其復辟將有決定性動作；但這時廣州的國民革命軍忽開始北伐，吳佩孚敗於汀泗橋，張學良援吳之兵退黃河以北，張宗昌的山東根據地旋即不保。大清朝的氣數已盡，不反對復辟的北京政府末任元首張作霖大元帥退往東北途中被日本炸死，積極進行復辟的張宗昌一敗塗地。張宗昌率殘部跑到冀東灤州一帶，少帥張學良拒絕張部出關，而全軍盡墨，溥儀重回北京之夢才灰飛煙滅！

### 私訪老帥磕頭問好

民國十四年六月間，也就是溥儀由北京到天津日租界那一年，他走出租界與張作霖會晤。據溥儀回憶錄中敘述說：「榮源（皇后婉容之父）有一天很高興地向我說，張作霖派了他的親信閻澤溥，給我送來了十萬元，並且說張作霖希望在他的行館裏和我見一見。」這個消息被陳寶琛知道後，立刻表示反對，陳認爲皇上怎麼可到民國將領家中去看人，這太不合體制了。尤其去的地方是租界外面，這可能會發生意外，如果出了事那還得了，這是萬萬不可以的。溥儀本來對租界以外去看別人，也覺得不太對勁，犯不上降低身份並且冒着危險去看張作霖，也就表示予以拒

絕。到了第二天深夜，榮源突然說張作霖已派他的親信閻澤溥來到張園，說張作霖正在他住的地方等着我，並且說中國地界已經佈置好，出租界絕對不會有危險。同時並說張作霖對皇上絕對是忠心，皇上如還想規復大清，重整祖先基業，對這個人千萬疏忽不得，爲了大業不能不注意小節，張作霖並不是擺架子，是以他的身分，不便利於走進租界裏來。這時溥儀也想起，這些年來張作霖賄贈與關懷，在北京紫禁城時就常聽王公大臣們說，除了張勳之外，張作霖是對於清朝最有感情的，因此溥儀不再去詢問他人，當機立斷的走出張園，在閻澤溥陪同下坐着汽車駛離租界到了中國地區。

溥儀自從離開北平到了天津，這是第一次離開租界，到了天津市區的張作霖行館曹家花園。這時的溥儀內心充滿了矛盾與緊張，像張作霖這樣一個實力派人物，對他的復辟幻想，確實是一個關鍵性人物。但是當他作自認爲仍是中國的至尊皇上的地位時，前往一個軍事將領住處拜訪，也感覺到自貶身價並委屈了自己，頓覺不應貿然作此不當的訪問，可是此時已身不由己，當然不好臨時急轉彎而中止這個行動。不知不覺的，汽車已駛到曹家花園，看到花園門口有一隊奇怪儀仗隊，均是穿灰軍裝的奉軍士兵。這些儀仗隊，分別手持刀槍劍戟和現代的步鎗，從大門外一直排到大門裏，溥儀汽車在兩排儀仗隊中間，穿行開進了曹家花園內。

溥儀下了汽車，被許多人簇擁着，向一個燈火輝煌的大廳走去。這時迎面來了一個小矮個子

，穿着中國式夏布長衫留着小八字鬚的人，溥儀立刻知道是那位雄霸滿族發源地東北地區的張作霖。此時的溥儀心情十分緊張，正遲疑着不知用什麼禮節或儀式對待這位民國的大人物，因爲過去別人去看他，而他從來沒有拜訪過別人。溥儀心中乃想到他的岳父榮源只知搬撥他出來，而未事先指點他應對禮數，假如是陳寶琛就不會這樣冒失了。

大出溥儀意料之外的，這位民國東三省巡閱使手握雄兵數十萬的張作霖，毫不遲疑的跪在溥儀面前，跪在地上恭恭敬敬的磕了一個頭，同時低着頭問：「皇上好」。溥儀這時心眼裏可舒服到了極點，馬上回問：「上將軍好」，並就動上前邁了一步，伸手把張作霖扶起，一同走向燈火通明的大廳內。在溥儀的回憶錄裏曾敘述說：「我心裏很高興，而且多少有點感激他剛才的舉動——雖然這已不像一個皇上的心裏。同時也把我從「降尊紆貴」的感覺與不自在完全消除了，尤其是這位舉足輕重的人物，看來對大清朝並未忘舊，而讓我格外的高興。」

### 錯過返紫禁城機會

溥儀描述與張作霖晤面時對話的情形如後

張作霖與溥儀對坐在一個圓形桌子兩邊，張作霖一支接一支的抽着紙烟。張作霖一開口先罵馮玉祥「逼宮」行爲的不當，他說那是馮玉祥覬覦宮中的寶物，而他是非常注意保護古代文化和財寶的。張作霖並說，他在東北把奉天的清朝宮

殿保護得很好，而且把瀋陽故宮文瀾閣那套四庫全書，也由北京運回奉天，加意保護。張作霖說：「皇上，你怎麼在咱奉軍到了北京之後，還向日本使館裏去避難呢？我是有足夠的力量保護皇上的，張作霖這幾句話顯然有些責怪溥儀的意思在內。溥儀回答說：「張上將軍對我的惦念，我完全知道，當時是因馮玉祥的軍隊還在，實在是不得已才進了日本使館的，」溥儀並向張作霖表示：奉天的宗廟、陵寢和宮殿，他早就知道都保護得很好，張上將軍的心意，他完全瞭解。張作霖這時接着向溥儀表示說：「皇上要是樂意，到咱奉天去，住在宮殿裏，有我在，怎麼着都行。」

這時溥儀應該就着梯子往上爬，立刻表明願重返北京紫禁城去住，以當時奉軍的力量是可以辦得到，張作霖也無法回絕的，因為溥儀得居住在紫禁城，這是清廷退位民國肇建時的交換條件。假如張作霖這麼做，並未負擔任何責任，不會引起國人的反對，因為當時執政段祺瑞以及十四省聯軍總司令吳佩孚都不會起而反對。當張勳在北京搞復辟時，段祺瑞馬廠誓師討逆宣言中，已為溥儀開脫罪名，說稚齡的溥儀完全操縱在張勳手中。在這稍縱即逝的良機時，溥儀沒有把握良機，只回說：「張上將軍真是太好了……」，溥儀沒有提出要求，張作霖隨即轉換話題說，皇上以後如果缺什麼，就給我來信，一切都沒問題。根據溥儀的回憶錄，在張作霖問他以後缺什麼，就給我來信時，他曾這樣寫着：「我缺什麼，缺的是一個皇帝寶座，可是這天晚上我無法把

它明說出來，這是顯然的事。」溥儀這個想法固然不錯，在當時情形下，張作霖擅自搞復辟讓溥儀重建清朝，他是沒有這個把握因為時機還不對，但是根據清廷退位的條件，讓溥儀重回紫禁城去住，則沒有什麼責任與顧忌，張作霖是可以辦到的。

其後，張作霖把馮玉祥趕出北京城退往綏遠地區後不久，在廣州的國民革命軍，由蔣中正領導下揮師北伐，吳佩孚因基本部隊第三師不復存在，臨時拼湊的雜牌軍，不能抵抗革命軍猛攻，節節敗退。這時的張作霖當然也無暇對溥儀表示忠貞，而傾其全力援吳佩孚企圖阻止革命軍北上，不久張作霖就被迫退出北京，撤往東北。

張作霖與溥儀談話間，有個副官進來說：「楊總參議（楊宇霆）求見」，張作霖揮手說，不着忙，待會兒再說，溥儀很識趣的站起來，表示告辭說上將軍很忙，我要回去了。張作霖連忙着說，不着忙，不着忙，皇上再坐一會。就在這時在屏風後面有個女人的臉閃了一下，據說這是張作霖最寵愛的五姨太太。張作霖的五姨太太很賢淑頗得寵愛；張作霖幾次進關，都帶着五姨太太隨侍在側。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張大師五姨太太攜子女來台，約於二十年前始病逝，其子女均很優秀有很好的職業與前途。

溥儀每次外出，日本駐張園便衣警察必定緊隨不捨，名為保護，其實是監視。因為溥儀雖為中國廢帝，但其利用價值是無與匹敵的，一心製造中國內亂，使中國不得安寧的日本，當然不會放棄這張王牌的。當溥儀最後向張作霖告辭，走

出大廳要上汽車時，日本便衣警察便站在汽車旁邊。張作霖可能知道這個日本人是負責監視溥儀的日本特務，所以在溥儀剛要跨上汽車時，張作霖大聲的說：「皇上要是日本小鬼欺侮了你，你就告訴我，我會治他們。」在溥儀回憶錄裏，對張作霖這幾句話，頗不以為然，溥儀說：「雖然張作霖說他會治日本小鬼，但是任何人都知道，日本人和張作霖的關係，如果不是日本人供給張作霖槍炮子彈。張作霖未必就能有這麼多的軍隊。」

其實，溥儀對張作霖這種看法並不正確，也許他看在直奉戰爭時吳佩孚攻訐張作霖私通日本的通電太多了。在兩方交戰時的互相通電攻擊經常是無所不用其極，他罵你是日本漢奸，你也罵他是英國走狗，不管有無其事，祇要能醜化對方，便毫不考慮的寫在通電裏。在直奉戰爭時，日本因為吳佩孚得到英國幫助，的確是傾向支持張作霖；英國使館人員對吳佩孚軍隊紀律好，以及吳本人清廉，也設法賣了不少軍火給吳佩孚。而張作霖的奉軍器械精良，完全靠王永江擅長理財由德國買來的機器與德國工程師幫助所建立的瀋陽兵工廠，出產軍火來支援，實際上並沒有多少日本的槍炮子彈。

## 九一八與全面抗日

溥儀回到日本租界的張園後，第二天日本總領事有田八郎向他提出了嚴重的警告說：「陛下如再私自去中國地界，日本政府就再不能保證安全！」這個有田八郎係日本軍閥隱聲蟲，一向主

張積極侵華。在民國廿五年有田八郎任外相時派川越茂為駐華大使，企圖不戰而取得我國察哈爾、綏遠、山西省北部等戰略要地，因而由川越茂與我國外長張羣展開八次會談。我國堅持不再退讓立場，促日本覺悟侵略中國之不當，但日本貪慾難填，遂即展開綏遠百靈廟戰役，蒙匪王英與日軍混合部隊，為傅作義部國軍擊敗，日本乃決定正式侵華，翌年七月在北平南郊盧溝橋挑釁，我被迫始展開八年抗戰。

張學良繼承東三省政權後，民國十七年的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歸順南京中央政府，頓遭日本之大忌。因為日本最懼怕中國之統一與強大，一旦東三省中央化，日本必將無法永久把持東北資源和財富，此時日本已有驅逐張學良決心。繼而發現張學良親美國作風，更遭日本痛恨，因為倘美國勢力一旦介入東北，日本滿蒙政策即將「壽終正寢」永無實現之日。此時，張學良又為收回中東鐵路主權，與蘇俄大動干戈，使日本

覺悟到，張學良現在可以片面收回中東路權，他日焉知他不敢驅逐日本勢力，收回南滿路權？加之，在中俄衝突時，美國的積極介入，尤使日本寢食難安。

嗣張學良不顧日本反對，把張作霖時代已建設差不多的東西鐵路與西四鐵路包圍南滿鐵路計劃，付諸實現，南滿鐵路即將失去主宰東北交通命脈之際，日本遂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驅逐張學良於東北之外矣！（未完待續）

中外文庫之二  
**戴笠和他的同志**  
增訂再版平裝貳百伍拾元  
喬家才著

要目：虎穴游龍劉戈青。張家銓計擒酒井隆。淞滬指揮官楊蔚。胡子萍管人事交通。魏大銘建立通訊網。郝采蓮死裏逃生、王寶雲的悲壯故事。張秀君堅定沉着。張我佛立功異域。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抗日硬漢張子奇。白世維一彈安華北。姜紹謨策反多奇謀。民運長才劉培初。汪祖華擅長訓練。書生法官沈維翰。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何峨芳妙計安東莞。胡天秋高風亮節。鄭恩普落髮為僧、郝亞雄十不死。張揚明平反冤獄。考城壯士戴日暄。吳玉良與軍中諜報。黃昭明與翁俊明。陳祖康撰黃埔校歌。黃天邁外交英才。總報告專家劉啓瑞。蘇州青年壯士顧偉。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王兆槐勇於任事。勞建白忠誠正直。金遠詢任重三湘。陶一珊戰訓有方。郭履洲鐵胆佛心。執法隊長毛萬里。馬志超忠直可愛。王孔安萬里壯行。中美合作憶蕭勃。周念行話少年遊。游擊能手阮清源。沉毅篤實張為邦。英邁練達楊繼榮。朱若愚堅忍實幹。簡樸勤謹誠樸。黃加持取締幫會。王志超入死出生。吳景中政訓長才。王崇五進出山東。楊遇春膽識過人。李葉超多面才華。樂書田「愚公移山」。吳安之錚錚鐵漢。謝鎮南報答知遇。羅敬殘而不廢。史春森搶運食鹽。梁幹喬打倒史達林。越南華僑張霽芝。程克祥策反周佛海等多篇。

全一冊平裝貳百伍拾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